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赖 霓，王凤祥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实施成效直接影响着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剖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工具，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为探寻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生产环节产业动态演进动力不足、分配环节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交换环节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抬高交易成本和消费环节区域需求失衡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推动产业链动态演变、建立要素收益共享与生态补偿制度、推进统一大市场和物流信息一体化建设、激活消费协同动能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理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0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6－0112－07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已进入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新阶段，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成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推动区域产业合理分工、错位发展，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2025 年 10 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3]。如今，区域产业正向着深度融合迈进，协同创新链条已延伸至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区域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分工体系不断完善。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纵深推进，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正成为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有效途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涵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系统性再生产循环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4]。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对象与方式，分配与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消费则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与新一轮生产的起点，四个环节共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循环流转。当前，中国区域产业协同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已由早期零散式项目帮扶、单向度要素流动、分割化市场运行、区域性消费自给向产业链深度嵌套、全方位利益共享、统一大市场支撑、消费需求互促转型。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出发探寻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既是顺应新时代区域产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并进、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应有之义。基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剖析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进路关键在于推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通过打通循环堵点以期释放协同效能、提升协同水平，进而实现区域产业优势互补、资源高效配置、产业能级共升。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以产业链协同为主线，推动区域间产业分工错位布局，强化区域资源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提升区域产业协同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深化区域产业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跨区域融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协同活力，为区域产业协同注入持久创新动力。在分配环节，坚持以协同共享理念为引领，不断完善区域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健全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与生态补偿制度；缩小区域间产业发展利益差距，推动产业发展成果在区域间合理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朝着

收稿日期：2026-04-01

作者简介：赖霓(200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信作者王凤祥(1977—)，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在交换环节,构建高效顺畅的现代化流通体系,破除区域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加快推进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物流与信息一体化建设。在消费环节,加强区域间消费需求对接,充分发挥消费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优化区域消费供给结构,推动消费场景跨区域延伸,更好地满足各区域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目前,学界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陈亮和倪静[5]认为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是高质量经济协同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其中要推动知识集成从"潜在"转为"实在",必须理清技术技能、社会关系和原理规律三类知识的集成价值;产业集成的重点是推动区域集约、循环和规模经济等协同样态。全盼和刘艳峰[6]对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流通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并提出通过扩大流通产业规模、优化流通产业发展环境、加快流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强流通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方式来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汪为[7]从数智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出发认为数字东西协作对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指出构建差异化产业体系、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消费帮扶转型升级、培育内生发展新动能五条优化路径。综上所述,学者运用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当前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多聚焦于长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帮扶如何形成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探讨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当前提出的优化路径多停留在单一环节的分析层面,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出发来论述如何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挖掘不够深入。基于此,本文从当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探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明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优化路径,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四环节理论阐释

1.1　生产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生产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其发展与协同水平决定着其他环节的协同效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8]。生产不仅为区域产业协同提供物质基础,还决定着区域产业协同的分工格局、发展方向与协同层次。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区域间的生产联系日益紧密,专业化分工愈发精细,各区域基于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产业基础,在生产领域展开深度合作,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进而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筑牢物质根基。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区域生产协同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在区域间的结构平衡,这不仅要求各区域在宏观的发展战略或微观的产业布局上的定位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分工,还需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协作与联动,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此外,区域间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正成为推动产业动态演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略。基于此,加强区域间的科技合作与创新交流、整合创新资源、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共同体,能够有效突破创新要素的地域限制,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与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2　分配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保障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分配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它紧密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承担着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重任,影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及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做了系统阐释,他认为"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8],指出生产活动的目的在于创造出满足社会各类需求的物质财富,而分配则依据特定的社会规则将这些物质财富合理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从本质上讲,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它直接决定了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社会产品不仅能够精准对接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需求,还能为下一周期的社会再生产顺利运转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分配环节的中心任务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

机制，着力解决区域间要素收益失衡的问题。

伴随区域产业协同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不同区域不断完成优化配置，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要素收益在区域间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步伐。为保证区域产业协同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跨区域的要素收益共享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规则和调节机制，确保各区域能够公平地分享产业协同发展带来的红利。只有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解决区域间要素收益失衡问题，才能充分调动各区域参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确保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长效性和稳定性。

1.3 交换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载体

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概言之，不同经济主体间进行劳动或劳动产品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形成商品。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交换环节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效率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区域产业协同的高效运行，高度依赖于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与高效便捷的流通网络，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能够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便捷的流通网络则能够缩短产品的流通时间，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确保社会总产品能够及时、准确地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当前，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仍是阻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区域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构建一体化的物流网络，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实现物流信息的共享与互通。只有推进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信息平台一体化，降低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交易成本，才能实现区域间社会总产品的顺利流转，保障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连续性。

1.4 消费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认为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运动中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他指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10]在市场经济中，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构成要素，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终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环节所产出的各类产品只有经过消费环节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消费者通过支付相应货币，使产品从物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企业借此收回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投入成本，进而获取利润、实现价值增值，这一环节是保障社会再生产持续顺畅运转的关键。另一方面，消费也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起点。消费并不仅是对现有产品的使用与消耗，还会持续催生新的市场需求，消费者在使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会结合自身使用体验与生活场景的变化，逐步产生对新型产品的需求，或是对现有产品提出更高层次的品质、功能诉求，由此带动产品升级、技术更新与新兴产业发展。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各区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新一轮生产的起点，其需求的规模与结构对生产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区域间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达到平衡时，稳定且持续的市场需求能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消费需求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分化，区域需求失衡现象凸显，部分产业在某些地区面临市场饱和的困境，而在其他地区却因消费能力不足难以拓展市场，阻碍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因此，要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深入挖掘各区域的特色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搭建区域消费协同平台，拓展消费市场空间。只有完善区域间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才能引导生产环节优化供给结构，实现区域产业协同的可持续发展。

2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在脱贫攻坚阶段对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仅通过产业帮扶带动产业发展仍面临以下问题：生产环节表现为产业动态演进动力不足；分配环节体现在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交换环节表现为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抬高交易成本；消费环节体现出区域需求失衡。

2.1 生产环节：产业动态演进动力不足

当前，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梗阻使

得资源配置机制不畅[11]。其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欠发达地区在职业发展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规划对人才吸引力不够,造成本土人才流失,外部人才引不进,最终出现区域人才失衡的现象;二是资金投入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硬性投入,对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等产业培育的投入不足;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土地要素难以高效完成整合利用,由此影响资本与技术投入效力。此外,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融合不畅是生产环节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发达地区凭借完善的创新体系、充足的研发投入,在核心技术研发、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创新成果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意愿不强、渠道不畅,欠发达地区创新基础薄弱、研发投入不足、高端技术人才匮乏,难以承接发达地区高端创新成果,导致区域产业协同陷入僵局。同时,发达地区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有序引导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产业结构持续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与高附加值方向优化升级,而欠发达地区受产业基础限制,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发展形态,区域间产业升级节奏错位、功能衔接不足、发展定位不适配,制约了产业链的动态演进。

2.2　分配环节: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

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区域产业协同中利益共享机制尚不健全,致使要素收益与要素投入不匹配,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协同的利益失衡。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是当前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的一个突出表现,发达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一系列要素集聚促进了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区域吸引力,难以获得充足的资本和技术支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致使欠发达地区在要素流动中获得的收益与贡献不匹配,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要素收入分配不均与生态补偿机制缺失也是分配环节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发达地区凭借完善的薪酬体系、广阔的职业前景与优质的公共服务吸引了知识型人才与大量劳动力向域内集聚,而欠发达地区面临劳动力流失、技术人才短缺等困境,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紧缺,制约着产业提质升级。此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长期受制于资源型依赖,在生产方式上依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缓慢,加之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环境监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基层治理能力较弱,导致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12]。

2.3　交换环节: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抬高交易成本

当前,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交换环节存在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现象,该现象严重阻碍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大幅度抬高交易成本,制约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表明,行政壁垒对资本跨区域流动起着消极作用[13]。不同行政地区或部门之间由于政策、法规、管理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产业发展障碍:一是政策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为吸引投资提供高额税收减免,而相邻地区政策力度较小,企业跨区域布局时面临政策衔接难题;二是市场准入存在隐性限制条件,如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资质认证差异等,由此限制企业跨区域入驻;三是审批流程存在差异;四是信息共享不足,行政区域间政务数据未实现互联互通,企业跨区域经营时需重复提交信息,增加沟通成本。此外,区域物流网络衔接不畅,也是影响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物流信息共享不足、物流标准不统一,多式联运发展滞后,物流企业协同能力不足,导致货物积压、调度不畅等问题频发,使得产业协同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大幅挤压了产业协同的利润空间。

2.4　消费环节:区域需求失衡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循环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及资源配套上存在显著差距,制约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东部地区已经处于良性互动向高水平、初级耦合协调向高级耦合协调转变的阶段,中部地区则处于良性互动和初级耦合协调阶段,西部地区仍然处于低水平互动向良性互动、失调向初级耦合协调过渡的阶段"[14]。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影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消费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强劲,形成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并通过虹吸效应吸纳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等基础生产要素,这种资源整合有效提升了本地区的消费能级,并通过技术扩散、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等途径,构建起跨区域的消费升级

传导链条[15]。而欠发达地区受制于财政依赖度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产业结构单一、市场活力不足和人力资本短缺等因素[16]，居民消费水平相对偏弱、消费市场培育迟滞、消费结构有待升级，这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供需适配度下降与市场联动性减弱，制约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

3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优化路径

基于当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推动产业链动态演变、建立要素收益共享与生态补偿制度、推进统一大市场和物流信息一体化建设、保障区域间消费协调四条优化路径，以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循环堵点，加快形成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

3.1 筑牢生产协同根基：推动产业链动态演变

产业链韧性关乎产业体系抵御各类外部干扰、维系平稳运行的基础能力，推动产业链动态演进是畅通产业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是健全区域生产主体协同培育机制。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收减免、品牌培育等举措，助力欠发达地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创新能力，引导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呼吁发达地区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推动大中小企业在生产标准、质量管控、产能调度、订单对接、品牌共建上深度协同，形成上下游联动、供需适配、产能动态调整的生产组织体系。二是强化跨区域生产环节的统筹规划与功能互补，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产业协同从单一项目合作向全链条、体系化、深层次协作迈进。三是“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战略”[17]，动态调整两大部类产业的区域布局。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两大部类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在生产资料生产方面，发达地区可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为其他地区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欠发达地区则可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发展能源、钢铁、化工等基础产业，保障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在消费资料生产方面，各区域根据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特点，发展特色消费品产业，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3.2 完善分配协同机制：建立要素收益共享与生态补偿制度

完善区域产业发展的分配协同环节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机制完善。一是建立跨区域要素收益共享机制。共享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破解区域要素收益分配不合理问题、平衡区域发展利益、夯实产业协同可持续性，就要立足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和产业分工特点，以制度创新理顺利益关系、以机制完善保障公平共享，要通过政府制定公平、透明的利益分配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权优惠、财政补贴等，确保各方在产业协同中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企业应积极与民众沟通合作，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培训机会和福利等方式，让民众能够分享产业协作带来的收益[18]。二是健全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通过跨区域的经济补偿与合作模式，弥补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服务价值损失，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功能区重点承担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等职责，牺牲了部分经济发展机会；发达地区作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方，在产业发展、资源利用中享受生态屏障带来的生态红利，因此要加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投向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产业培育、生态减损补偿等领域；搭建生态资源市场化交易平台，推动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生态保护修复权等市场化流转，将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稳定的经济收益，让生态保护成为欠发达地区参与产业协同、获取分配收益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分配公平的有机统一。

3.3 畅通交换协同渠道：推进统一大市场和物流信息一体化建设

建立统一大市场、推进物流信息一体化建设是畅通交换渠道，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建立统一大市场方面，要推进区域市场规则、标准体系的统一，消除区域间的政策差异和标准不一致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正式制度，进而以具备统一性、广泛性、持续性的行为约束机制与契约执行机制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易和合作”[19]，以此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行政壁垒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阻碍，要全面推进市场准入、质量监管、信用评价、契约执行等规定的跨区域统一，废除各地自行制定的歧视性准入条款、隐性壁垒与地方保护政策，确保经营主体在跨区域经营、项目投资、产品流通中享有同等市场地位；健全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机制，整合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构建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与失信约束机制，降低违约风险与交易不确定性，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市场作用，深化信息交易平台建设，推进能源、

公共服务、电信等公共投入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公共投入产出的效益考核标准,以此提高公共支出和投资效益”[20]。在建设物流信息一体化方面,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全国性、区域性统一物流信息平台,形成高效协同、成本可控的现代流通体系。“区域物流一体化信息平台的规划内容包括:物流信息平台的战略目标;物流信息平台的总体功能要求;不同物流模式下不同参与者的功能与需求分析;物流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物流信息平台的系统设计;物流信息平台的关键技术分析;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策略等”[21]。此外,该平台需整合各地区交通枢纽、仓储基地、物流企业、供应链主体的实时数据,完成货源信息、运力调度、仓储状态、运输轨迹、通关流程的全域共享;统筹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资源,优化跨区域物流线路与中转节点布局,提升物流组织的集约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多式联运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3.4　激活消费协同动能:保障区域间消费协调

激活消费动能需统筹多方利益,从优化区域消费供给结构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消费刺激政策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区域消费发展从规模失衡、供需错位、层级割裂向协同均衡、结构适配、提质扩容升级。优化区域消费供给结构是推动区域消费供给从同质化向差异化、从单一供给向多元协同转型,以优质供给引领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协同的关键。欠发达地区一是要实施普惠性、兜底性消费激励举措,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定向发放基础民生消费券、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及农村电商和物流体系等方式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二是依托地区生态优势、特色资源,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产品品质为导向,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绿色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认可度,推动特色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品牌化运营转化;三是挖掘民族手工艺品、生态旅游、乡村文旅等特色资源,丰富消费供给品类,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消费名片。发达地区要聚焦消费供给迭代升级,重点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业态,通过强化社会保障、改善收入预期等多重路径作用于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着力完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配套体系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提升消费便利性和体验感,增强人们的消费意愿[22]。同时,着力构建跨区域的消费协作机制,强化区域消费资源共建共享、市场客源互导互流,创新跨区域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消费帮扶等模式,逐步缩小区域消费层级落差,弥合供需结构错位,以区域消费协同激活社会消费动能、夯实产业协同发展的市场根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01).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001).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陈亮,倪静. 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理与启示[J]. 甘肃社会科学,2023(2):196-205.

[6] 全盼,刘艳峰. 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24(20):172-175.

[7] 汪为. 东西部协作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2025(11):133-141.

[8]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汪为. 东西部协作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2025(11):133-141.

[12] 斯丽娟. 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新问题、新挑战、新路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78(5):129-140.

[13] 漆家骏. 行政壁垒破除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D]. 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5.

[14] 刘汝浩. 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基于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2021(4):46-50.

[15] 陈志芳,金志东,王春枝. 中国居民消费潜力的空间关联网络与区域差异——基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J]. 统计学报,2025,6(6):81-94.

[16] 汪三贵,姚仁福. 共同富裕目标下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理论阐释、测度框架与实践进路[J]. 贵州社会科学,2025(8):124-133.

[17] 王昊,曹颖轶,刘文. 中国式现代化与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J]. 经济问题探索,2026(1):22-40.

[18] 张娜,周佳琪. “鱼渔”双授:东西部产业协作多元主体合作行为激励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5(1):175-192.

[19] 海鹏,吴晓楠,唐浩丹. 产品质量认证与企业跨区域市

场进入：兼论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启示[J]. 宏观质量研究，2025，13(2)：55-67.
[20] 付成林，王德新. 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J]. 南方经济，2023(12)：107-127.
[21] 孙彦东. 加速构建一体化信息平台，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J]. 中国商贸，2011(14)：131-132.
[22] 陈志芳，金志东，王春枝. 中国居民消费潜力的空间关联网络与区域差异——基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J]. 统计学报，2025，6(6)：81-94.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LAI Ni, WANG Fengxiang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advancing the strategy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directly affect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cultivation and growth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future industries. As an essential analytical tool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or dissecting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Marxist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through its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production link, unreasonabl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link,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rais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exchange link, as well as regional demand imbalance in the consumption link. On this basis,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ut forward, that is promot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establishing factor income sharing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s,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large market and integrated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timulat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consumption coordination.

Keyword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practical dilemmas; optimization path